

富州人至今德之與備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憲典讀之顧謂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辯識以授之遷翰林侍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集賢下國子監監下博士吏文淹稽動踰累月僕

斯請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祠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促其還僕斯引疾固辭既而天子親擢為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即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再陞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進階中奉大夫時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僕斯進四等轉九階蓋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臣故微辭與義必屬僕斯討定

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
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
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
及于漵南尋復奉至尊諭旨還撰明宗神
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
宮賜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許命丞相脫脫
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僕斯曰使揭僕斯
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
雖死於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

方今政治何先僕斯曰儲材為先養之於
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
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僕
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
執政言不可僕斯持之益力丞相雖稱其
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詔脩遼金宋三史
僕斯與總裁官丞相問脩史何以為本曰
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
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

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且
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
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
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
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
論之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歸於至當而
後止四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金
宋二史僕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
寒疾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錫宴

史局以僕斯故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為嗟
悼賜楮幣萬緡仍給驛舟護送其喪歸江
南六年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曰文
安有勲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之也僕斯
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
暨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
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于
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
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

病民者則尤不曲為之揜覆也為文章敘
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家善楷書
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
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文
者莫不以為榮云

打女公文粹目錄

上李秦公書

與尚書右丞書

荅胡汲仲書

城南宴集詩後序

豐水續志序

吳清寧文集序

蕭寧有詩序

孔氏譜序

重修楊氏族譜序

送孟旌德序

通鑑綱目書法序

范先生詩序

書王鼎翁文集序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富州重修學記

全州學記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增城三皇廟記

建都水分監記

安福州東武廟記

浮雲道院記

撫州靈感廟記

胡氏園趣亭記

楊氏忠節祠記

孝通廟記

大元勅賜備德碑

重脩濟州會源廟碑

天華重葺寺宮碑

臨江路玉筍山禹壽承天宮碑

勅賜漢中列帝廟碑

雙節廟碑

吾讀吾書齋銘

孝友堂銘

渾心齋銘

思無邪齋銘

讀書處銘

忍怨堂銘

方寸間銘

幽憂賦

元氣贊

僊茅述

靜虛解

楊楚經字說

題昔刺使宋圖後

題鄒福詩後

龔先生碑

嚴先生碑

樂丘碑

勅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

趙少可墓誌銘

奔清甫墓誌銘

處士楊君墓誌銘

何先生墓誌銘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劉先生墓誌銘

劉福墓誌銘



身雖在年一難放有過於此者則必
身雖在年一難放有過於此者則必
身雖在年一難放有過於此者則必

揭文安公文粹目錄終

揭文安公文粹

上李表公書

五月吉日豫章揭傒斯謹再拜奉書平章國公閣下
夫士志為上時次之位次之農不以水旱怠其耕商
不以寒暑輟其負販故能致千金之產登百穀於場
况士之志於道者乎不逢於今必顯於後有其時有
其位道行於天下天也無其時無其位道不行於天
下亦天也君子無與焉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
明不敢計其時與位也因其時求其位以行其道此
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苟志於道生乎今之
世可謂得其時矣然猶往往以不得其位為患其信

之不薦而欲必於天者從而為言之曰上之人不能
用夫士且怨且憤嗚呼過矣嘗觀夫用舍之際矣或
一人薦之而百人沮之不能使之不用且大明其道
於天下或百人舉之而一人抑之卒罷而歸至老死
而無聞夫一人至寡也百人至多也用舍繫焉而無
所容於力非天也耶上之人苟能知其力之所至不
能奪天之所與不能畀天之所不與賢者進而用之
不賢者退而黜之不置一毫踈戚愛憎薄厚之心於
其間惟以國家得人為務如是而猶有不信乎道上
猶有遺才之恨者未之間也抑又嘗觀士之志立矣
道明矣得其時與位矣而不能見知於其君道終莫

能以行雖行而不遠噫何其道之難行也耶伏惟閣
下學富而德廣志勤而行實不以推困折辱而易其
節不以貴富顯榮而改其度尊為天子之舊學信為
天子之腹心位崇乎公相功施乎社稷名聲昭乎四
海可謂得其時與位而道信行矣又力能進退天下
之士而無一毫踈戚薄厚愛憎之心置其間一務於
為國而得人天下之士莫不顯顯然厲其志脩其道
以待時之用已然以一人之明籠天下之士豈能保
其果無遺才耶亦舉其所知倡於其上而已耳僕少
貧粗襲祖父業年十五六即挾其所有奔走衣食於
四方乘驚湍絕峻嶒觸冒乎炎埃兩雪之間或過午

而未食或既夕而猶邁八情物態之變風俗政化之異本末逆順之由蓋備嘗而畢覽之矣至於國家內外之體補偏救弊之術亦嘗求其說而熟慮之矣然未始敢以告之人者疎遠鄙賤之士雖告而不信徒取詬病焉耳既無上下之援可自取爵位而力行之又無知己之人可相告語事苟利於時不必由已出然終默默自悼行年三十有九蠢然而無聞近始因緣親戚計可無旅食之憂遂自豫章附舟五千里而至京師雖童僕不敢携一人恐重以累諸人也凡平生寓之目屬之耳體於身藏於心不敢以告之人者閤下皆已行之矣其未行者必次第而行之僕何敢

踰涯越分而進以貽教玉人之譏夫翰林皆極天下之選不以愚不肖過相薦引私竊自幸事苟有集庶幾由是而至於可為之地以自見其平生之所志萬一不然亦可藉手以歸曰吾嘗獲薦於翰林矣吾嘗獲登李公之門矣益厲其志脩其道垂之簡帙傳之子孫樂夫天之所以命我者用之舍之不敢求必於天也惟閤下少垂察焉僕斯恐懼再拜

與尚書右丞書

僕斯再拜尚書右丞閤下僕聞因衆者可以顯立功忘己者可以廣得賢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獨立無輔也木之於鳥獸群聚者衆材咸濟也是故自用

無朋專欲無成得衆者昌寡助者亡此賢愚同智古今一軌者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夫泰之為卦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當道長之時其進猶必引其類則吉是進而不引其類雖當泰之時猶凶也人方安居暇食若無事於賢一旦風飛雲會加之百官之上立於廟堂之內以數尺之身任天下之責方寸之心關天下之慮雖有周孔之智資育之勇未聞能獨成其功也此僕於閣下不能無情仗惟閣下聰明彊毅卓犖弘大誦聖人之書行古人之為政知王道之本好賢有虛己之實生民之所仰望君子之所依歸又當天子銳精求治之時身任鼎鉉之寄以求治之

時當鼎鉉之地而生民有仰望之情君子有依歸之心誠閣下垂名立功報國顯親之秋也然方今進賢用能之當否在閣下富民理財之能否在閣下斟酌庶務之宜否在閣下天子之所屬寄生民之所責望在閣下其任亦甚重且難矣夫上有宰相下有參佐百官而獨責任於閣下者以閣下明王道識治體知本末之所先後經權之所異宜也此春秋所以責備於賢者耳由今觀之孰若一上下齊彼已旁羅後又廣覽英賢因其材而分任之而坐居其成功則功可大名可久福可致而禍可消也不然一身且未知所計况為朝廷計哉然鳳凰鸞鷟非凡木可棲絕奇異

能非常調可致懸千金之賞不患無徙木之人市千里之骨何憂無絕足之馬誠能推誠折節激昂鼓舞則士必樂為用士樂為用何功不成且進賢者非所以市私恩也將以佐天子理萬民也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佑之母患乎賢之不為用但盡其求賢之道而已牛之肯祭逢庖丁之刃則解木之盤錯遇匠石之斤則離母患乎事之難行但盡其用賢之道而已然進一君子則君子之類應任一小人則小人之類應此善敗禍福之由亦不可不審且慎也惟閣下察焉侯斯再拜

荅胡汲仲書

伊斯頓首汲仲簿公執事侯斯比猥以陋蕪之見泥浮之辭瀆冒于執事意甚悔之既無及已連月滯留于外不得朝夕訪問不圖閣下更枉還谷又以俗迫兩坐山曠者連旬不得上謝知執事於我何如哉然賢者之待不自不自之望於賢者皆不可謂之無意也苟有忠告則肝膽相呈心口相宣不當蓄嫌畏挾蒙背若市井塗路之人也故復有所祈不敢默默遂止以執事好古之敏信道之篤知足以知之勇足以行之可謂魁傑特達出群之士至於商畧人物言論風采頗若無人來書有云為衆所推謬當斯文之託僕竊以為過矣夫衰周之世文武幾墜孔子以天縱

之聖出為天下萬世之宗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其自居者好學而已孟子當戰國之時闢揚墨辨從
橫揭孔氏之道而明之若掃殘翳開日月之光疏百
川益河海之深及其辯也曰不得已今幸與執事居
休明之世吾道光盛賢士輩出禮樂非甚崩大壞際
天所覆莫不順執雖有孔孟猶不當驚然自任略無
辭讓之色使執事所學之道所居之世誠當孔孟之
任必待後世之人推尊而光顯之不當自道若此且
以執事自處為何如時哉今年夏見青田陸如山謂
執事自許直繼孟子非知道之士不能為是言者猶
或不識執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則信有之矣夫孔

孟也當斯文之託者若孔孟可矣而孔子曰
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然每與執事商論則甚尊信佛老氏至欲合三
氏而為一則當斯文之託者道固應如是邪此皆甚
不可者也或謂執事有師道而無友道誠知言哉傳
曰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之謂也來書又云前乎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詩
若文而知後乎千古亦將由詩若文而知今之道予
讀其言而悲之自漢以來繼述之文多可讀之文少
夫道有本文有體尊卑大小長短疎戚華實正偽菴
乎苦天地山川之不可相陵昭乎若日月星辰之不

可相踰躐乎若飛潛動植之不可相移惟適宜而已耳近見執事序黃成性文章言辭誇大皆非事實其所稱舉皆公卿大臣之事非學道在下者所宜言抑亦自任之素不知其言之過也且文者古聖賢不得已者之所託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尚欲託之此而垂後不亦甚可悲夫僕之才不足以知執事僕之言不足以曉左右所以聞之父師之訓有與執事戾者聊為僭越申言之前之言敢以為執事之忠後之言敢以為執事之望尚異致諸用以幸學者以示來世則大願也優柔之教敢不敬承聞將就天台之闕不知何時定行當於江滸一別

城南宴集詩後序

京師天下游士之匯其適然觀晤為千載談者之資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義感或以言求其取友雖岐苟執於道均可以著簡書而託子孫也城南茲集得朋之義蓋備焉以僕愚慙亦俾在列肴核維旅酒醕維旨威儀有數長幼有秩奉盞更屬以親以久比往風後若勸若懲弛以談諧終歸雅則殘月既墮白露在庭觴酌未闌賦詩斯舉飲者既不知其醉而不飲者若素嗜焉賓既不知其主而主者亦自忘焉居而殊方出乃合轍新知舊好惘然靡間則斯會也不已難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昔聞

其語今見其真特未知所以資千載本百世者果安在耳廬山鄭君直卿既序其會集之詳於前余復申其交友之樂於後君子所命不敢廢焉

豐水續志序

王順伯脩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邑陞為富州又二十有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來城池人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為續志六卷條數類析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惟東南物產豫章為下故班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蓋自古然君善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深致其意使為政者少有仁恕必能感焉有動乎中思復其舊至

於政教所施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鄉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起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尊景行育人材無所不用其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後之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吳清寧文集序

廬陵代為文獻之邦自歐公起而天下為之歸頃溪作而江西為之變故江漢被文王之化無思犯禮華周感杞妻之哭而變國俗其所感雖殊而人心之變一也頃溪沒一十有七年學者復靡然去哀怨而趨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永新吳清寧以英妙之年際

休明之運方策名進士而獨好古文已可謂豪傑之
士矣然方今以明經取士所謂程文又皆復乎古以
其所好固無害於所求也讀清寧五七言詩已清潤
明快古賦已瀏亮純雅記序已宛委有法而予竊有
歎焉清寧廬陵人也姑以廬陵言之歐公天下之文
也百世之師也宜以為婦頃溪衰世之作也然其評
詩數百年之間一人而已獨非子之師乎因二公之
盛談六經之源益滌而求之海內之名必歸乎矣

蕭孚有詩序

廬陵蕭氏世為達官為能臣至臨江從事煥有復以
政事稱而其季第孚有乃以能詩聞夫為詩與為政

也紀綱欲明法度欲齊而溫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
也孚有之詩常出也讀蕭蘇州詩如單父之琴武城
之鼓歌不知其政之化而俗之遷也海內之學常者
吾識二人焉涿郡盧慶道臨川吳仲谷處道有爵位
於朝有聲名在天下其氣完故獨得其深厚而時發
以簡齋竹谷隱者也其氣孤故獨得其幽茂踈淡而
時振以岑參崔正言今復得孚有焉孚有生文獻之
家襲貴富之業而性情溫厚辭氣詳雅故其為詩周
旋俯仰舉相似焉此非獨善學常也亦居相似而性
相近也使他日推以為政民必有不忍欺者蕭氏之

未艾於此可卜焉予聞其師劉君桂翁亦深造於書
豈固有所自邪

孔氏譜序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
孔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
西不遠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謀而收
其所未續者俟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
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
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謀者也然
徒知重其譜謀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
謀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

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
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何之如日
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衢路庸眾尋常之
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况其
子孫乎其為孔氏之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
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尊祿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
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為其實其可富可貴可實者在
聞乃祖之道而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况其
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
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眾曰吾先聖
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天曆二

年二月丁酉後學揭傒斯敬書

重脩揭氏族譜序

揭氏稱漢安道侯之後者我桂陽府君據夾漈通志而言也盱江之族與我同出乃祖楚司揭氏汝寧之族則祖漢陽信侯三者政未定也盱江與豐城之始祖兄弟也今豐城稱始祖為盱江府君誤矣唐乾寧二年僕射鎮以敗上官逢之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有勞績于袁子孫世居袁於豫章盱江為近且我始祖府君其名政與僕射類豈其兄弟遭五季之亂遂散處諸郡耶是不可知也然吾先世之雄文盛德

在宋由進士而入者科不乏人自足著白於無窮又豈敢重貽拜汾陽之譏大德中族兄允中合諸譜而脩之今則以寧兄復續而廣之讀此者油然而孝弟之心凄然霜露之感必有不待喻而興者凡我子子孫孫尚敬之哉

送劉旌德序

凡為進士有謁於予者余必有以告之余亦奉進士之名也至於廬陵劉君粹衷余知己也方擢高科拜新安之命而去余乃未有以告之粹衷亦以憂不果上今再調宣之旌德宰而終不有以告之何也粹衷之所受學皆賢師所與游皆良友所言皆仁義道德

之懿所行皆孝弟忠信之實舉於鄉而無忝選於有
司而無慚余不及則有之未有能過之者誠無以
過之也然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經學次文藝次政事
其法甚賢其道甚備其雖非不久累七科之士非不多而
天下政煩教弛民情壅塞風俗不興上之澤不下流
日甚一日其故何哉豈學無賢師游無良友以仁
道德為虛說以孝弟忠信為曲行特竊其言以取祿
位非有躬行之實歟宜猶賢忌能者尚多懷姦挾詐
者益眾附之則安富尊榮達之則貧賤憂辱雖儒者
亦委而從之與抑瑣瑣州縣上迫大府震以不仁之
威壓以非理之勢雖欲自竭有所不能雖能有所不

容者歟抑任小者不可以謀大任輕者不可以圖重
守一官則治一官居一職則治一職非宰相不足以
變天下之化易天下之俗雖更七科柄用者尚寡歟
夫何儒者之無益於國也非儒者之無益於國也不
能盡儒者之用焉耳今粹衷之為旌德也有君子之
譽挾進士之號居一邑之長寄百里之命得於己者
有躬行之實待於人者無越分之望是非聽乎理屈
伸由乎道乘飢渴之餘時反貪暴之風政教之流必浩
浩乎若奔川東注風俗之變必靡靡乎若長風偃草
儒者之效吾睹之有日矣余何以告之雖然粹衷所
治一邑耳由一邑而天下是在天子與宰相能用不

能用耳勉哉粹秉無畫乎世之不能知不能容不能
用也元統二年六月廿五日揭傒斯序

此為用真跡

通鑑綱目書法序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為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
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
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
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解者
魯史不可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
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
賢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
如朱子世之言綱目者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為

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為
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而義愈密非深
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者
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
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
湯武然湯有桀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
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
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絕區區
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
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而書法不得
不為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字益

友遭宋訖錄閉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史其為此
書幾三十年寸寸而較錄錄而積微辭隱義高見特
識既足以啓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余故曰非深
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
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烏乎後之
覽是書者尚求其志哉天曆二年六月十日序

范先生詩序

范先生者諱梅字德機臨江清江人也少家貧力學
有文章工詩尤好為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遊賣卜
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必非賣卜者已而為
中丞所知召置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由是名

揚為左衛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與
伯生嘗評之曰揚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余亦與之遊
臨晉帖以余為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庭老吏也聞者
皆大笑余獨謂范德機詩以在唐臨晉帖終未逼真
今故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
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嶮
嶮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擊兔驚風呼群四顧無人一
碧萬里空可彷彿耳晚大二家諫吳興趙文敏公曰
范德機漢隸我同當避之若其措法人亦罕及其居
官廡直門不受私謁歷佐海北江西閩海三憲府三

棄官養母天下稱之嘗一拜應奉翰林文字而有閩
海之命不果行至順元年年五十九卒其詩道之傳
廬陵楊中得其骨部人傳若金得其神皆有盛名其
平生交友之善終始不變者郡人熊勣也楊中將刻
其詩命其子繼文為序為書其始末如此嗚呼若德
機者可謂千載士矣楊中字伯允傳若金字與曠熊
勣字敬與詩凡若干卷

書王鼎翁文集序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
嘆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為一死而
無可死之地又作為文章以望其友為萬世立綱常

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興師勤王非不知
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為廢數十萬生靈為無益誠
不忍坐視君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
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
鼎翁末之如何况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
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
從其邑人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
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
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遠文丞相死國
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
伏劍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間關顛沛至於見執又坐

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覩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
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耻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茲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胡某伯友吾鄉之賢而秀者也好學而篤志嘗謂吾受夫子罔極之恩欲一拜孔林而不獲焉至順三年

夏以職事上計京師過任城距曲阜九十里欲往不可得及歲事將還告子曰吾必一至孔林遂行
幸有以教我予進而告之曰人能使我知所以為人之道而盡心焉者夫子之教也此所謂罔極之恩也
服夫子之教盡為入之道所以報夫罔極之恩也非必造其居里謁其林廟而後為盡報夫子之道譬之親其生也養之盡其樂其沒也葬之盡其禮祭之盡其誠其服於身也惟父母之訓是承可謂真孝子矣
其養也葬也祭也其服於身也悉反是曰必一造其親之墓而致其哀焉得謂之孝子矣乎其事聖人也亦然非聖人之學不學非聖人之言不言非聖人之

行不行其服於身也。悉反是而歲必一。至孔林而展其禮焉。得謂聖人之徒矣。予吾既知所以為聖人之教。所以為入之道。吾盡吾知而行。吾所知其報夫子罔極之恩。孰大於是。舍是人必謂要譽於鄉黨朋友而已。夫讀聖人之書。求聖人之學。能思其罔極之恩。必求其居里。謁其林廟。斯過人亦遠矣。雖然。予其勉之。秋八月六日。揭侯斯序。

富州重修學記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為富州。以舍菜禮見于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中罔敢知。而用中實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

言。欽承明命。來守是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敬恭朝夕。惟夫子之訓是承。顧瞻廟學。推陋弗稱。曰。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與志。合明年秋。大脩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惟一。改作而有如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凡為屋幾七十楹。又刻銅為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半池。其前倣古頰宮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工勸其勤。涉冬。祖春。用告厥成。而命侯斯為之記。在至元二十有三年。陞豐城縣為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為之。尹時科舉廢。十有三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里。

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慙遂備孔子廟建小學日集文
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為政不數月境內大治知
所務也今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寔來當天
下文興復其業猶書焉以與學校明教化為先務
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師之責者君
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
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為之學校以教之設科
以舉之必使士有恒業民有恒志然後聖人之道可
明賢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
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者蓋以為治秦能去之廢
之二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為隆汙以科舉
為去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者在賦畀
則行乎賦畀在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
校之教而科舉之勸哉然世亦豈能皆伊傅其人而
不為之教與勸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况
上方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
子者共勉之侯廉慎簡正不為盛名而人敬畏之蓋
賢守云

全州學記

皇元制治舉法周孔玄徽絕壤同風鄒魯一郡一邑
必謹學校以為教基在仁宗時太子太傅府長史郭
侯履治靖五年俗興民和克信其道泰定元年春移

貳于全全居湖南九郡之極地小而巖風氣此臨郡
西湘山又稱無量壽佛入滅之所世奉遺骸奔走為
姓而夫子廟荒圯穿漏曾莫顧者罷輒者以民勞為
解貪墨者以廩薄為辭講誦不興薦裸無所侯至會
關大守侯總學事教授黃潤以為請於是侯率僚佐
倡於士民勸於下明年二月即工前清湘長法黑進
拜元侯知邑士鄧桂能狀命董其事遂斬木陰谷伐
石陽厓食功傭力民不知役太守何公潤繼至朝勸
夕勞休戚並行及期而廟成乃易夫子十哲像分祠
先儒及賢守于講堂之左右翼門序軒陛以次成畢
又辟廟南廢地為杏壇三成以擬闕里建明堂四楹

以館諸生既告成于廟教授謁告還江西會于廬陵
曰郭侯每以不得君記為恨敢請乃述其事且俾告
于有衆昔靖之鄙為群據劫以自附者八百餘家數
自請吏吏不能討而王賊之共不敢怠違及郭侯為
守天子出使督兵討之八百餘家咸在夷滅侯以死
爭乃去刑書復為齊民侯非力能生之也以其民恪
遵魏文靖公之教知有君臣之分身雖為虜而王共
不聞故也余之四境盡為中邦又密通周元公之思
父傳子習皆聖人之道民之情性豈獨異乎夫彈財
浚力以奉無益未必蒙福畊田鑿井以服聖賢之教
未必被禍且一絲一粟得以養生送死又使父老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君子登
於俊選野人免於刑戮果何憚而不為哉亦教化使
之然耳為民上者曷敢不敬學在郡治之陰鳳凰山
之陽宋紹興十二年之所遷也東南諸山秀麗奇詭
湘灌瀰水合流其下蓋為一郡之勝云泰定四年八
月丁亥記

舒城縣龍眠書院記

治民之道使民知禮義而已使民知禮義先示其所
尚而已民知所尚則知所嚮方哉廬州舒城長慶理
溥化用湖廣舉首取泰定四年進士第得茲邑首理
學政咸用其學以教道民民始益知人之所以為

儒之所以為重而後知所以養生而送死居二年曰
民其可教矣乎於是又治地邑東得李公伯時龍眠
山莊故基于東禪寺東舒王祠西嘗浸于寺者據山
川之會想昔賢之游處乃會其祿入募工度功作書
院以事先聖先師以為出治立教之本不踰時而成
凡殿堂門廡齋舍庖庫及李公之祠為屋三十有六
楹以其面龍眠之山端巖奇峻能出雲雨膏澤天下
榜之曰龍眠書院且示不忘李公之故而邑賢者范
鳳瑞割田二百畝以供祭養既告成于廟遂立之
進諸生而教之凡民有來觀者必勸之以學是時上
既撥亂集大命兵革未息饑疫未復郡縣長吏能以

荒政自任且不足道知禮義之教而舒城勸分則
出粟之家惟恐後民之困暴子第一有弗若則父兄
長老切責詬怒惟恐見於長吏休休焉方日以興
學為事舒之民卒無一人携離轉徙者長吏宜獨賢
民得其所以生者也舒著於春秋故山有春秋之山水有
舒水始入于隨後并于楚其民勇而好義非獨舒為
然楚之地皆然故楚常為強國最後宋室南遷賴其
民蔽遮江淮幾二百年然當時民雖欲為學其可得
乎自國家有宋民不知兵者五十餘載又有好文之
君繼出而學校之教鬱而不興仁義之政尼而不行
養生者不得盡其歡喪死者不能完其禮此非上之

逼長吏之責也今吾君既畀爾以賢長吏壹以詩書
禮義覺爾民亦知所尚乎若曰升其堂殿其器設
其牲齊而行其典禮如是而已此事聖人之跡節也
非作書院意也舒之人尚其勗哉李公名公麟邑人
博學好古舉進士歷剛定及檢法官未老致仕蘇文
忠黃文節二公嘗過其山莊故合祠于堂之北是役
也建始於天曆三年之春工畢而改元至順縣學之明
倫堂亦其所建也是歲冬十月朔記

涿州孔子廟禮器記

古者祭器犧象罍洗登豆之屬皆以木簠簋罍篚之
屬皆以竹後世懼其速朽也不能以時易也範之以

銅取便於有司而古先聖王之制僅存其名號焉耳
涿州孔子廟器皆上陶殘缺苦窳將事者耻焉見
者議焉有司莫以異秦定四年秋廬陵曹君明則來領
教事始白于有司馳數千里還廬陵範銅以易之及
有事于先聖先師齊肅秩栗昔之耻者誠敬之心生
焉昔之議者慢易之心泯焉遠邇來觀俯仰嘆玩雖
非古先聖王之制有不暇計於是州太守命范陽令
杜肅府而箴之屬奎章閣授經揭侯斯文而志之或
曰範金非古也其亦必有所受矣胡莫之或改以從
古也禮有損益器有宜然况世所寶三代彝鼎曩掌
尊卣之屬皆範銅為之也皆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

所作以貽子孫者也雖不可盡信然其來固已久矣
謂範銅之非禮古人亦且為與彼皆欲為長久計也
皆欲為法於後世者也且觚不觚固非觚矣謂木之
觚為觚金之觚為非觚可乎學至於孔子可謂知禮
矣然逢掖於魯章甫於宋舍林冕而從純非歟必以
古為是而今非則涿之用陶蓋有虞氏之所上也以
木以竹皆非禮也而可乎夫敬者禮之本器者敬之
與也嚴其器所以存乎禮也而耻焉而議焉則敬何
由生禮何由行與故泥乎古者不足以適今膠乎器
者不足以言禮故記曰禮從宜侯斯曰祭器者所以
交於神明者也非飲食之謂也苟知禮之本矣雖從

宜可也嗚呼曹君其可謂達於禮乎是器也有司其謹歲而時出之仍刻其目于左方

增城三皇廟記

三皇古無廟唐天寶中始置祀以春秋配以句芒祝融風后力牧五代宋並因之國朝始詔天下郡縣皆立廟以醫者主祠建學置吏設教一視孔子廟學大德二年太常言三皇開天建極創物垂範為萬世帝王傳道之首今太醫院請以黃帝臣俞跗桐君鬼臾區岐伯之屬十大名醫視孔子十哲配享廟廷是欲以三皇為醫家專門之禮非禮經宜從唐制中書下禮部議議如太常至大元年中書又以湖廣行省言

如太醫院所請配享事下禮部議請以十名醫視孔廟諸大儒列祀兩廡遂著為令廣州之增城未置廟歲春秋有司設主寄祀叢祠中至順二年秋九月明江左祥繇翰林從事廣州香山縣尹潮州路經歷以奉議大夫治增城既新孔子廟學于城西冲霄門外之故址而以舊學為三皇廟學壞撓者易之隘者闢之漫漶缺漏者塗墜而黜聖之自殿堂徂門凡為屋五十有二楹煥焉煥焉如初建然後三皇之祀始尊醫學之教始行夫以醫家專祠三皇非古制然猶足以見國家尊古聖仁賢重民命如此有司知守國家常制脩其祭禮嚴其教道竭其所職而已他非敢置議

醫家既得專祠三皇可謂甚尊寵矣而輒慢其祠事
怠其學政不知民命之所以重所謂失禮之中重失
禮焉其咎大矣凡居是者可不慎哉左君闔疏平恕
所至有善政且知所先務是役也能究其力以養其
成者醫學教諭鄧友益也南雄路儒學教授李顯以
左君之命請記乃爲之書

建都水分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于東阿之景德鎮
掌凡河渠壩牐之政今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
高平則水疾泄故爲場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
輓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洄故爲防以

節之水溢則純起懸板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懸皆
置吏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兩漕將
降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
徒以導閘淤塞崩潰時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
用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
河南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其
官且周知河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
阿詔凡河渠之政毋隳故徇私毋沮勢怛威惟宜適
從敢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
隨以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北自永濟渠南至河東
極汶泗之源滯䟽決防凡千九百餘所咸底于理退

卽所署治文書碑冗儉陋吏側立無所爰告于衆曰
予承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願以函文之室制千里之
政役徒百工何所受職下走群吏何所聽令鄉遂之
老州邑之長何所稟政荆揚益豫數千里共億之
吏何所視禁山戎島夷遐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為
禮朝廷重使何所止舍乃會財于庫協謀于吏攻石
寫材為堂于故署之西偏隅廩廓深周阿崇穹藻績
之麗文不勝質几席之美物不踰軌左庖右廡整密
峻完前列史舍于兩廂次樹洛魏曹濮三役之肆于
重門之內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內向有翼有嚴外
臨方池長隄隱虹又折而西達于大逵高柳布陰周

一 續城邀邇縱觀仰愕俯歎其言曰惟侯明慎周
于商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尊而政益
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相惠武王
建議于江表初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于海內一
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于茲者鮮不著勤焯勞載于
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待侯非樂侈其名以夸其民
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誠宜為而不敢
後惟國家一日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之政一日不可
人若侯者其人矣是役也首事于侯至之明年某月
日卒事于至治元年某月日合內外之屋餘八十楹
是歲九月朔具官揭傒斯記

安福州東嶽廟記

五嶽自古皆秩祀于天子而東嶽獨為天下宗今郡縣不置廟則以為闕延祐四年冬吉安路安福州達魯堽亦瞻思丁始建東嶽廟于城東門外之秀嶺知州郭恢台等協其謀佐吏及州民之樂善者相其財地利材良工胥勸功明年秋廟成重門複殿高廣麗深翼以列祠七十有二象設嚴畏軒陛崇隆上巢飛雲下瞰湍瀨旁引群山俯視并屋朝陽夕陰如神往來稚耆男女蟻行而上俯伏拜跪如臨父母復伐石為橋曰秀川而屋其上六楹以達望走刊木為亭曰一覽以休游觀而命道士姚某守之民大悅又明年秋

前肇慶路濂溪書院山長彭德昌請紀于石夫東嶽魯望而廟于茲從民志也民不知善而惟神之依惑也苟政不平歲不成欲事神得乎福善禍淫天有常道事神治民國有常禮禮不可黷道不可誣靡屆弗至者神無感不通者誠誠神合而福祿降惟君子能之若夫脩典常正國俗則國家之事而君子之心具官揭溪斯記

浮雲道院記

余方竊緣周行進不能有裨於時退不能自訟其過而客有言浮雲道院之事者乃起而四顧茫然自失慨然若天地無所容客之言曰吾所居郡曰廬陵是

曰永豐是爲歐陽文忠公之鄉吾之里在雞山之陽
鷲溪之濱山川深厚草木濃鬱其人秀而多壽弦誦
之聲溢乎四境畊種之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干戈
所不加焉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焉人無其富亦無
其貧吾劉氏族居三百有十二年矣環吾里數百家
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劉氏冠昏喪祭必以禮
共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殃無高爵重祿之
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吾雖客游四方而心安之泰
定四年秋吾歸自河南乃闢園數畝種桑柘三百株
枳若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茶又曰
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雜果松竹之屬又

稱是歲先疇之入雖不足以自給計數年之後
實者脂者萌可茹材可器可薪者各效其用則吾春
秋之事朝夕之共宗族鄉黨賓客之奉可不具而足
矣吾又有兄弟子姪數十人承祖父之訓皆頗知學
足爲保家之天之所以與我者亦既厚矣復何求
哉乃築室四楹其中爲藏簡之所取孔子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之語痛曰子雲道院又爲五言詩
二十餘篇書之壁間暇則命子姪歌以爲樂客有愛
而和之者不敢辭有傳之者不敢止行藏用舍
一聽於天夫聖人之與衆人相遠也而聖人不求
得其所不可必得不求去其所

不可必去安其所安樂其所樂從吾所好而已衆人
則不然必求得所不可必得必求去其所不可必去
險在前而不顧危在後而不知蚤夜以孽孽死而後
已於是聖人始如天地日月亘萬古而不可跋及衆
人攘攘怒而為虎忽而為鼠忽而為虫泐其去聖人
何啻千萬里吾非敢希聖人能少異於衆人無來於
前人斯亦足矣乃歌曰浮雲兮悠悠忽而逝兮乍留
吾安歸兮孔丘又謂曰悠悠兮浮雲來無蹟兮去無
垠吾安歸兮義與仁歌畢余請書以為記客名鶚字
楚奇其學以六經為主其文以義理為本其詩近陶
柳之間其大父蓋壽至百三歲云天曆二年六月九日

撫州靈感廟記

臨川西南行九十里出城而高大隆然如波濤
蔽于一州者曰
隔谷之口有寺曰靈感之廟
曰智通者嘗
宋慶元四年
從善改作大殿五間丹楹藻井崇阿飛甍湧殿壁為
海潮慶雲之狀仰燭承塵俯鏡廣庭自夏徂秋遂底
于成神享其祀人樂其功明年介子女兄之夫陳君
用清請予記按圖志其地初有古杉一株常聞笙簫
之聲飛繞其上杉下有泉人汲而禱之能蘇旱而愈

疾一日神附童子語及夢告肉齒和尚曰我朱森秀才也兄弟三人皆隱于此汝廟祀我當禱汝民乃伐杉為三神像冠服形類一如所夢者廟而祀之揭靈著響餘二百年至景定三年始得封為淨感淨應淨祐三真人余謂神有曰朱者株也齊者杉也秀才者羨木也兄弟三人者三乃木之所以生也蓋木德之鍾木主仁故為善不為惡為祥不為咎而能大庇斯民也其茲山之靈也歟山非神不立神非山不留惟茲山與天地無窮茲神亦無窮其必與我元相為無窮也然非茲殿不足以壯神之居以稱此山敢不敬志其事焉烏乎爾民其益務為善毋使見棄於神哉

天曆三年夏四月朔記

胡氏園趣亭記

豫章胡叔俊以高才碩學隱居進賢官溪之上浴廼祖西園築亭其間而游息之以東南先朝陽而夕陰宜木果而樹桃李梨栗為正陽之方宜芳華而列種海棠松竹者貫歲寒而後凋故以植乎西北中又雜植梅數十株曰梅松竹之友也今皆蔚然為林矣若蘭若牡丹芍藥之屬叢生而可愛皆列于亭之左右以便觀賞合而名其亭曰園趣其出入之途在正東近所居也海棠之西有二池夾道鑿小渠引水經其所流以入于東池渠之上古木參天其先祖所手

植也。之外又為大池春夏泛溢可以舟楫池之
北為堂八楹以為子弟講肄之所又北為堂六楹以
館賓客又北為重屋六楹以藏累世之書此其園外
之事又所以為成趣之本叔俊治家有法臨事有斷
凡公上之共必先之故叫囂之吏不及于門田園山
林之務必擇子弟之賢僮僕之良者各愛其成以治
之故叢脞之政不嬰于懷子孫之教必隆禮厚
幣聘良師友以訓之而日就月將之功又足以樂其
志此外非祭祀賓客慶弔之事不得關說日坐亭上
與園丁野老論農圃之要除其榛穢脩其經術疏其
流泉時其灌溉觀其華實之生成閱陰陽之變

或風乎松竹之間或綸乎清池之上雲山煙水交錯
乎指顧之間而園中之趣雖萬鍾之祿不與易也是
故志定者不遷理達者不惑事治則情逸心曠則境
幽雖宗其臺不謝奇芳異物之觀若姑淑媛哀絃急管
之奉慈足並語哉叔俊於是不可及矣其子棟請余
記之為記其說便

楊氏志節

廬陵楊氏作忠烈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
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遁判被執罵賊
死韓忠肅專國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

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
贈通奉大夫存者何嘗以直抗蔡京為楊氏忠義開
先也別祠廣東經略使長孺吏部郎官孫務同知岷
山州事學文者何經畧仁聲義實風槩天下在廣東
三歲祿入七萬緡盡以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去吏
部屬民之法循理為時也
烈者也天下揚氏皆祖漢太尉
徙蓋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膳從僖宗
者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有
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古文正天下之宗明

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折敵國
之氣奮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相斬首燕市終三
百年火德之祚為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廬陵何
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夏之亡以桀之
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宜其東征西怨
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楊
忠襄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
亂亡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
相之死豈非有忠襄文節為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
於廬陵也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
告老將二十載矣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餓死使在文

丞相時當何如哉故廬陵者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
又有身致乾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
而歐陽氏又廬陵之元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忠
節祠故并及之嗚呼觀楊氏祠則廬陵多賢之故揚
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已世好言
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也繇太常
奉祀為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七年記作於元統
二年

孝通廟記

臨江新淦之上游有鎮曰峽江鎮有龍母祠曰孝通
之廟古祠在今德慶之悅城鎮峽江受吉贛南安諸

水又緣商大賈之所會兩山如束水勢湍悍歲數壞
舟楫必有嘗受神賜於嶺海之間而分祠於此以厭
水患然不可考矣凡舟楫上下水旱疾疫必禱焉至
大二年鎮民唐文壽既倡義以啟其樓延祐改元王
友忠復新其殿至元二年丙子之夏余適從上坊廬
陵龍立忠始介臨江孔思濟及其郡人李源請志巖
柱之石夫作於始封之廟則有唐宋之碑今作於分
祠必槩見神之始末俾乞靈者知所本也按唐李景
休趙合則碑神為秦溫氏之媪漁於程溪得巨外藏于
家生七龍五雄二雌從而豢之鱗角既具乃放之江
媪日候江次龍輒薦嘉魚於媪若致養焉者始皇帝

聞之召媪媪行中流龍挾舟而還媪死鄉人葬之程
之左滋絳水之濱後有襄麻而杖哭諸墓且惡其迫
潮汶也一夕大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祠之始此自唐
天祐歷宋由永安郡夫人五命爲崇靈濟福妃五龍
子皆爵徹侯二龍女皆夫人額由永濟改曰孝通大
觀二年所賜也夫物於天地莫神於龍有功於天地
莫大於龍故其德配乾爲鱗虫之長出入變化不可
測度媪非產龍徒以養育之恩生則薦鱗食以養之
死則爲襄麻以喪之遷宅兆以寧之學士大夫之子
孫猶有不能而龍能之則知忠孝之大節又莫過於
龍也龍之德其至矣乎夫龍潛於深淵之中侍持而

動所以感雷電降雨澤鼓濤浪推岬裂石皆龍之能
事也而謂善覆舟溺人非龍之心也有違孝悌忠賊
仁害義自絕于天者適與之遭耳宋之時吾里有孫
先生伯溫者攝象州守部饒襄淮渡巢湖大風濤幾
覆舟先生朝服拜于舟龍君出答拜水上風立止龍
之佑助善人如此苟爲善龍有弗佑之者乎由是觀
之人之遇覆溺者非龍也人也福善禍淫天之道求
福不回人之道天人之際龍知之矣媪以慈愛龍之
孝廟食千五百餘載龍其可誣矣乎敢書以告乞靈
者至元二年丙子六月甲辰記後二年己卯乃求重
書刻之石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志

大元勅賜脩堰碑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于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川蜀以饒自秦歷千數百年所過衝薄蕩嚙大為民害有司歲治隄防百三十三所殺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人其下猶數百人人士十田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三日

緡富屈於貧貧屈於力上下交病會其費歲不下七萬萬緡毫髮出於民十九藏於吏槩之出入不足以更費至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僉四川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言之處三十有二餘悉罷之且召灌州判官張弘計曰若甃

之石則役可罷民可蘇弊可除胡憚而莫之為弘曰公慮及此此生民之福國家之幸萬世之利也弘請出私錢試以小堰堰成水暴漲堰不動乃具文書會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鄉遂之老各陳便宜皆曰便復禱祠與神約昔鑿離堆以富川蜀建萬世之利神之功也今水失其道民失其利吏乘其弊若此而神弗之救是神之惠弗終也神克相予予治神弗予相請與神從事卜之吉於是徵工發徒以至元改元十有一月朔肇事于都江堰都江即禹鑿之處分水之源也益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水鑿以辟沫水之害中

為都江堰必東為大小釣魚又東跨二江為石門以
節北江之水又東為利民臺臺之東南為侍郎楊柳
三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于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
東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于成都俗稱大皂江
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為虎頭山為聞鷄臺臺有水
則尺為之畫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沒
其則則困乃書深淘灘低作堰六字其傍為治水之
法皆冰所為也又東為離堆又東過凌虛步雲二橋
又東至三石洞離為二渠其一自上馬騎東流過郫
入于成都古謂之內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三石洞
北流過將軍橋又北過四石洞折而東流過新繁入

于成都古謂之外江此水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
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為路都又東為確口
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馬壩東流至成都
入于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
歲疫民力以塞之乃自此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
行數十里復與馬壩渠會而東如安流自金馬口之
西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于新津江罷藍旋黃水
千金白水新興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東為
外應頰上五斗諸堰外應頰上之水皆東北流入外江
五斗之水入于馬壩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
崇寧亦為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為三十六洞

過清白堰東入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淮延
袤三里餘有司因潰以爲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淮舊
渠直流而東羅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嘉
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使底其功應
成都之九里堤崇寧之萬工堰彭之朔口豐潤千江
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工未及施而詔亦責長吏
及農隙爲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
柳外應顏上五斗次之鹿角萬工駱駝碓口三利又
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鐵萬六千斤鑄爲
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以捍其浮槎然後即工諸
堰皆甃以山石範鐵以關其中取桐實之油刀麻爲

絲和石之灰以苴罅漏禦水洩岸善崩者必築江石
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荆檣比鱗次類以爲固蓋
以數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而導其流以節民力或
鑿新渠而殺其勢以益民用遇水之會則爲石門以
時啓閉而泄蓄之凡智力所及無不爲也初郡縣及
兵家共掌都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任郡
縣乃以其民分治下流諸堰實其增備而大其役
民苦之至是復合焉常歲獲水之用僅數月堰輒壞
今雖緣渠所置碓磴紡績之處以千萬數四時流轉
而無窮其始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湧出
其西南方可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石崩石已

滿隨取而足所向皆然蜀故多雨自初役至于工畢
無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而民不知勞若有相之者亦
其忠誠所感如此致使天子賜酒之使相望于道省
臺勸功之檄不絕于吏所溉六州十二縣之民咸歌
舞焉而下至郡縣上至藩部惡其害已且疾且怨或
決三洞之水以灌其次或毀都江之石以害其成撓
之百端不接益固甫越五月大功告成百一恒費民
永休享古未有也而吉當普會以監察御史召普臺
上其功詔臣侯斯紀之於碑臣聞水先五行食首八
政九疇所叙其次可觀矣夫水者衣食之原也然所
以爲利亦所以爲害在善導之而已 禹平水土猶已

溺之后稷播種猶已飢之萬世有稱焉是故爲政不
本於農不先於水是爲不知務不知務是謂冥行之
臣李冰一鑿離堆民受其賜吉當普才大而德敏憂
深而知遠不枉其道不屈其志臨難忘身爲國忘家
安於命而勇於義而不知所先務故事可立而功可建
其在四川若請罷益運使司正鹽井之法以去其姦
利置安撫使撫四方流寓之民使安其耕鑿及居臺
端知無不言言無不合誠國之寶也判官張弘輝智
竭慮終始克相其成雖百折而不悔亦今之賢有司
乎是役也石工金工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徒
三千九百人而蒙古軍居其二千糧爲石千有奇石

之材取于山者百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六萬有奇
油半之鐵六萬五千麻五千最其工之直物之實以
緡計四萬九千有奇皆出於民之庸績而在官者餘
廿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負于民歲取其息以備
祭祀若洵灘脩堰之共仍蠲灌之兵民常所徃役以
專其堰事嗚呼後之涖此土者尚永鑒于茲勿怠其
政隳其事以為民病以為國家之憂臣拜手稽首而
作頌曰鑿離堆兮江勢分川蜀饒兮民忘為秦秦可
忘兮國有人何後世兮忘吾民歲伐竹兮歷巖嶽載
亂石兮堰江濤堰無功兮民孔勞民孔勞兮天不弔
龍伯怒兮江妃笑豈江之為患兮惟人自厚龍節兮

繡衣煇皇皇兮不我遺不龍工兮汝為汝詎知兮予
所賦江滔滔兮廣且深鼉鼉出沒兮蛟龍晝吟下不
可以極兮上若有臨洲澶漫兮江之心吾伐石兮石
自摧吾召民兮民子來堰既作兮民無患萬世豈予
之功兮神汝哀神洋洋兮功既畢堰永固兮民安佚
川蜀饒兮國之實千萬年兮功不失惟帝之力兮臣
之職

重建濟州會源牐碑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牐成
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勒
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撥方

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乃改任城縣為濟州
以臨濟魯之交據燕吳之衝道汶泗以會其源置牐
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入于新河埭于臨清地隆九
十尺為牐十六以達于永濟渠南至沽頭地隆百十
有六尺為牐十又南入于河北至奉符為牐一以節
泗水東北至于兗州為牐一以節汶水而會源之牐
制于其中歲益久政日弛弊日滋漕度用弗時先皇
帝以為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脩復舊
政誨布新令嚴暴橫之禁杜姦利之門南疏北導靡
所寧處明年冬以當代請去弗許行視濟牐峻怒狼
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爰不可持乃伐石區里之

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功即工大改作焉明年皇帝建
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于河上率徒相宜導水
東行場其下上而竭其中以儲眾材徹故牐夷坳泓
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為基下錯植巨栗如列星
貫以長松實以白石槩視其地無有所罅漏衡五十
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為門縱孫其南之三北
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為門容折其
三以為兩壩四合其容去其一以為門崇廉其中而
翼其外以附于防參分明縱間于北之二以為門中
夾樹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為鑿崇實
之外更為石防以禦水之洶湫衝薄總皆二百三十

尺爰珍異整大牙相入直以白麻固以白膠磨確剉
礮關以勁鐵匡削砥平混如天成冠以飛梁偃如卧
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群屬宴于河上
以落之二徒咸在旄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鋪決竭騰
掉魚貫水平舟行伐鼓譟呼進退同暇其稱侯之功
頌侯之德雷動雲合且拜曰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
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工計石
工百六十人木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五人徒千四
百二十人以材計不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
二十有八甓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
五千五百麻二千三百石之灰三億三萬三百三十

有四以石計粟十二百有五十視他牒三之視
舊倍之其出於縣官者鐵若麻木十之七石五之一
粟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此其大較也
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辟之壅者滌之決者塞
之拔其藻芹使舟無所底禁其芻牧使防有所固
隆其防而廣其趾脩其石之巘陀穿漏者築其壞之
疏惡者延袤贏七百里防之外增為長堤以關暴漲
而河以安流潛為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
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蘭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
銅其濱沙北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于陪尾絕者通
之齮者斯之為杠九十有八為梁五十有八而撻丹

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合源石佛師莊三牐之
署以嚴官守樹河泊龍君祠八故都水必監馬之真
兵部尚書李與魯赤中書官忙速祠三以迎休
報勞凡河之所經命藏水以待賜者種樹以待休者
遇流草則男女異葬之餓者為粥以食之死而藏飢
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
于茲役也侯亦勤且能矣然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見方世祖皇帝時天清地
寧群賢滿朝少監馬公之徒得以陳力載勞垂功無
窮者慮之遠擇之審任之專也向使侯竟代去雖懷
甚忠極智無能究於其職是亦侯所遇也惟茲牐地

景要故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為最盛故詳于是碑
以告後之人侯名仁仲河南人辭曰

昔在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魯涉齊
以達京師河渠既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資朝駟夕檣
垂四十年孰慢而隳翼翼張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
徵工發徒既滌既脩濟牐攸基先難而興既星而休
觸冒炎曦疾者藥之死者撫之奚有渴飢拊循勞葆
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通潰于成智罔或遺
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遵大道船艦相銜罔敢後先
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北自南顧盼嗟咨曰惟京師
為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既有南土河渠是務四

方之供于千萬里如出跬步聖繼明承命官選材惟
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歲
不數萬今以億慮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怒汶
泗之會百載其神有苑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永
世是度

天華萬壽宮碑

唐貞元中言州刺史閻侯隱于城東十五里天嶽山
之夫容峯後傳以為仙云其山世為閻氏紫子孫世
為郡人山高廣可十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
浮丘伯及其弟子王郭二人亦嘗往來其處及稱山
中多光怪倏忽變化甚異延祐三年侯諸孫弘毅即

地祠浮丘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廣殿大庭高門備
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廩有道士以奉祠事明年郡
人曾編脩巽申為請于玄教大宗師命為天華觀至
順元年陞為宮明年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加天
華萬壽宮并書其額咸謂君子作始宜具金石刻請
為刻辭按廣陵志侯名家初隱夫容後得道山東南
三十里之洞巖臨江玉笥山志又言承天宮西南十
五里南障山葆光觀有吉州閻使君別墅後得道衡
嶽學仙之入回世忽不可知而我皇集載送吉州閻
使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丘事見列仙傳天下高
山絕頂類有浮丘遺跡要不可詰然古之士君子負德

行材藝不見用於世或者書立言以傳其道或躬耕
採拾以樂其志或依託佛老以寄其跡若此者世多
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爲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王
公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自壯歲抱其才遊京師
數被薦爲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爲甘肅儒
學副提舉又翩然歎曰即見用以喻五望六之年馳
數千里之地逐尺寸之祿智者不爲也曰天華吾故
土吾將老焉且猶有乃祖之遺風與其辭曰

瞻天華之嶽嶽兮前青牛而後文武乍蜿蜒而回伏
兮忽騫騰而軒翥丹霞爛其高兮白雲縞乎在下俯
城郭之鱗鱗兮覽平原之膺膺香城鬱其左望兮乃

匡仙之故居枕墨潭之黜澹兮大江淘而右趨步
華而造神澳兮顧列仙之攸館浮丘旣厭世而高馳
兮閻仙又擯余而不返召青鸞爲使駕兮御鳳調笙抗
交龍之雲旗兮仍折羽以爲旌異神君之來降兮余
將肅其並迎昔孔子之欲乘桴以浮海兮老聃亦度
關而西遊知文武之不可以作兮道懷乎其莫留何
盛世之孔明兮亦高蹈而遠引矧茲邑之鉅縣兮乃
英賢之所蘊君子固難進而易退兮亦因時而顯隱
神君既有此靈宮兮曰高明而又爽塏山藎藎以四
周兮繚青川之澆澆撫下人而顧懷兮歷千歲而猶
未改起倚檻而浩歌兮將昇景而靡悔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天下稱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廬曰閻皂曰玉笥玉笥又為天下絕境按道書及圖志於洞天則太秀法樂於福地則郁木凡為老氏之宮二為觀二十有一而皆統于萬壽承天之宮宮在洞天之西三會峰之下玉澗之上云卽梅子真隱處漢初覆嶺之麓有觀曰玉梁言初為觀時天降白玉梁因以為名晉永嘉中徙號于此唐之季道士劉潛谷建老君院觀旁唐武明亦建精思院而王處士遂以觀為靈寶院南唐保大中徙靈寶又質議合三院之田復為玉梁觀劉傳陳紹規王傳丁守玄姚文質曹傳宋懷德汪

希聲皆有道者號玉梁八祖宋大中祥符元年賜額曰承天宣和初陞為宮宮之衆幾六千指為友寮五十餘而唐宋之君中數設金錄醮于此故玉笥之名震天下大觀庚寅宮災各出建壇場以居寮之存者僅十有三靈寶之友曰超燕浩然水竹養真老君曰仁智玉洞玉山壽玉精思曰清音清隱桐澗道冲雲菴建炎紹興之際管轄劉思齊知宮楊得清始復其宮何道冲何守元繼之官日以脩咸淳中管轄李允一之兄珏為閩門宣贊舍人得幸上為請以甲乙傳次從之入國朝至元二十六年詔加萬壽承天宮給五品章以允一為本宮住持提點兼本路道錄與知

宮謝景翼謀大新其宮以稱上賜景翼乃種樹積財
以待之十德三年初作東西廡而允一卒劉壽翁周
源深劉居敬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二年壽翁原深建
壽春閣主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門及正紀堂
鍾樓齋堂庖庫之屬至順二年居敬應仙建三清殿
費以鉅萬計居敬及李師周各以私錢五千緡倡之
餘皆出諸宮中王實仙等不惟棟材得巨楹株于郡人
鄧守一餘皆取之謝景翼所手植之者於是棟宇之
制金碧之飾象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又
之田合新舊為畝萬有奇而宮始大備君子曰大江
之西雖有三大名山惟此山無洞天福地之望峰有

白雲臺郡玉秦望之屬三十有三壇有太清太一
昭明白鶴之屬三十有九其臺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
十有二谷有彤霞丹陽之屬五并有丹砂玉乳醴泉
之屬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潭六源四塢二十四澗皆
勝絕之處高摩天關深入地軸載之莫究其名窠之
莫探其源雲雨所都雷電所家金芝靈草之所圖神
龍異獸之所窟宅天鍾其英地儲其靈磅礴扶輿非
遺世絕俗乘虛馭景之士不能徧睹也古今隱居得
道于此計不可數其幸知名者若秦孔丘明等十人
漢梅子真梁杜曇永蕭子雲唐羅子房羅公遠謝備
通劉道平宋沈麟毛得一李思廣之徒三十有八人

皆磊落奇傑世不常有其不肯名於世者不知其幾
且神禹之聖也漢武英君也言皆嘗應符受錄于此
天下之人披圖志聽博士談說孰不延頸稽首矯
然如柱石之外信天下之絕境矣而萬壽承天宮
所統山山不亦重乎今宮庭之麗不獨可稱上賜又
足於此山不亦美乎然是宮也興於漢盛於唐燬於
宋復於元又二百餘年以至於今始完且美厥
惟我朝之後者當何如其繼也今任持提點是宮
者通玄洞素明遠法師教門高士何君應仙也宮之
浩然堂邵天麟念其脩復之難何劉以上諸老之勤
請文刻石余與邵善又嘗識何君序已復係以詩

大江之西洞庭東三山鼎峙長雄奇嵯峨與天
通千迴為十轉重復重十人遊春入山中池養十魚為
九龍九人乘龍上虛空赤帝飛入為九嶷四海照耀
何烘隆三疏不救莽賊凶曹瞞欺夫塞帝聰玉梁白
書隨靈霞壽春真人抗靈蹤王壇佳氣長鬱葱璇題
翠羽開神宮九霄照地光能熊急淵鳴玉相撞春群
峰四合如朝宗承天萬年亮天功太秀幽詭都不同
重巖洞壑守鬼工白猿夜號寶氣衝我欲求之白雲
封金闕先生碧兩瞳弟子文詠敬以恭巢雲駕霧翕
飛踪玄洲長史白玉容八十二口來相從一入不復
世莫逢忽而見之若嬰蒙朱宮玉堂繡簾攏青童素

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映紅忽而不見空演濛或聞
玲玲落與鍾或如金鷄啼曉風何劉沈謝數十公遺
聲逸響猶瀾瀾霓旌羽節何當降雲衣飄飄珮琅瑰
下與世人哀探伺身為風牧常先鴻上佐白雲義播時
雍還淳反朴服孝忠物不疵癘年穀豐氣酣飛上三
會峰周覽四極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嵩落日照作
金芙蓉三峯東出號赤松雲臺太白相橫縱群玉金
扇遠更濃兩峯相倚如驅蟹紫微高閣紫霞冲石插
金柱爭龍長江外抱如白虹東以驚蛟車轉奔洪千
今萬古聲淙淙百神歆集元氣融超凌蓬萊軼崆峒
仙來不來我心冲山中有草名碧茸食之千歲顏如

童我欲求之不可窮願佩含景從仙翁紫袍白馬來
兩駿奪取神君一尺銅坐閱絕景忘春冬

勅賜漢昭烈帝廟碑

燕裕廟祀漢昭烈帝關將軍張及秦蜀郡太守李冰
甚虔昭烈關將軍皆涿人今州南十里樓桑村即昭
烈故宅其祀昭烈羽宜以鄉里故冰在蜀堰江水以
灌民田又鑿石為五犀牛以厭水妖燕無洪河大川
歲多暴水故涿之范陽禮智鄉有益者神巫王媪之
子也媪為巫餘五十年媪死益襲其業如媪之神遂
合所得施與作昭烈帝及蜀太守廟于其里前遼陽
行省平章政事今中政院使哈刺帖木兒相以私錢

若干而殿堂門廡象設器物之屬無不備元統元年
九月十日為請上降香幣以落其成明年三月六
日又言之奎章閣侍書學士沙刺班使奏命臣僕斯
紀其事于石而上皆從之其不絕人為善之略如此
且天子固天下神民之主凡有功烈於民者宜不限
以地使天下皆得尸而祝之以係其尚德慕義之心
然臣聞有天地即有鬼神鬼神一陰陽也陽其神陰
其鬼陽變而陰化一變一化鬼神之通著矣故傳曰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謂鬼神能禍福人者惡作
善降之百祥祚不善降之百殃此鬼神之機而
之應皆人所自為也雖古之巫覡禱禳祈祭亦

人心所為也應為爾所禱非所感而能福人者
無之故曰皆人所自為也若昭烈續漢祚於既亡關
羽不事賊操而委質劉氏李冰當秦之暴而拯民於
溺至今人廟而祀之者豈非為善之應耶亦其所自
為也神既以此而受福于千萬世其所以福人者豈
肯異於其所受耶嗚呼陰陽也鬼神也極天下為能
變化者也福善禍淫而無所容其心人可不知所自
為者乎詩曰求福不回此之謂也臣既奉詔謹拜手
稽首而著其說復為之詩曰
坎坎兮伐鼓揚揚兮合舞神之來兮如雲神之去兮
如雨神福我民兮不知民望神兮恐神不來神不來

号心孔悲神之来号民之休黄屋号赤旂左諸葛号
大司馬神在漢号漢不衰漢雖衰号神不遺神福我
國号踰漢盛時長號号舟穀堰江流号灌平陸神在
蜀号秦之福未黍茫茫号妖孽伏神福我民号如神
在蜀涿鹿号范陽神之合号煌煌宜君宜臣号祚靈
長五風十雨号均萬方廟孔碩号薦苾芳神永世号
茲顧享

雙節廟碑

皇帝元年江浙行省言漳州萬戶府知事闕文興死
其君配王氏死其夫邦人既為之立廟請加褒顯以
慰邦人心以為天下後世勸乃下吏部定封太常

議而十國文興為英毅侯王氏為貞烈夫人廟曰雙
節之廟今右司郎中張侯士弘為吏部侍郎時所力
行也新安鄭玉復持張侯命請暴其事于麗牲之石
闕文興不知何許人王氏金陵民間女至元十三年
從萬戶賈將軍戍漳州十七年八月望劇賊陳鈞眼
夜率眾為亂殺招討傅全及其一家官軍死者十八
九闕文興力戰死其配王氏有美色為賊所執逼行
之給曰我不幸至此豈敢愛其身願收葬吾夫然後
唯命賊義而許之得其夫亂屍中置積薪火之遂自
躍火中并燒死後十八年府始上其事連帥及部使
者以達行省又九年行省始聞于朝下禮部議部請

訪王氏族里旌其門閭收卹其宗親仍以其事付史館事下江浙求之六年無所得乃用漳守言表其故營曰烈女之坊然無及文興者又二十有一年士以之言不已以有今日之請嗚呼二人之死卓卓如此猶歷五十有四年始獲五等之封雙節之錫且必待張侯贊之人之伏巖藪沈下僚砥名礪操欲聞于天下不亦難矣况數十年之間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爲王氏止王氏信莫及已闕文興亦詎可少哉天下縮符杖節擁萬夫之衆鎮千里之地者不知其幾一旦四方有急天子之命未及于境已閉閣稱疾者方矣遂委兵而逃者有矣當是時變起倉卒使闕文興

第守薄書期會之常負妻子踰垣而避之人亦孰得而議之而臨難忘身身危授命蒙兇威蹈白刃奮萬死不顧之勇死而不悔者何則禍亂作於前也義激於內不暇擇地而死也至於王氏決死生於俄頃不辱其身烈丈夫有弗逮矣君子曰人皆死於危二人獨死於安皆有苟免之道而不為也然江浙之請雖堅中書之命雖下微張侯英毅必不侯貞烈之封亦不及而闕之死其君王之死其夫亦豈欲求廟食與褒寵邀譽於天下哉誠不忍弃君臣夫婦之義焉耳傳全闔門死難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不及者武臣死事國有常典云其辭曰

世道升降視綱與常綱常弗紊國乃吉昌
仇仇闕侯風佐戎幕匪矛伊戟而簿書攸託
婉婉王姬來嬪于嶽巖以海為疆謂國既平
謂威德既加弗戒弗備而內生孽芽盜夜斫
營侯亦戰死王姬不辱入火如水五十四年
民請弗却廟有新號而封有新爵載念厥初
風教未立三綱如此命胡不集唯侯克齊而
家而婦克配爾德生雖不融沒有遺則民心
孔懷廟食孔宜式著刻辭為臣妾之規

吾讀吾書齋銘

惟皇降衷萬物備我或昏以迷或岐而左煌煌六籍

如日麗天由之斯聖路之則賢而佞何之而思孔悲
孰之子歸而有餘師伊予云邁蕭氏克有日就月將
誰掖誰誘曰諄有之吾讀吾書亦既從政惟書之効
吾書伊何匪聖弗讀成己成物惟日不足于以名齋
于以表志凡百君子尚迪弗替

孝友堂銘

孝首百行友列五常為仁之本為政之綱學由茲始
行由此推善由茲長慶由此基是以孝友著乎詩書
君子述之為世之模不求父慈而責子孝不求弟恭
而責兄友父無不是其責在子弟弟有不恭或自兄始
子知盡孝敢望父慈兄知盡友弟恭敢期父無不慈

弟無不恭惟孝惟友克誠于中一有弗誠必致怨尤
日復一日化為寇讐范則有匡廩則有行而況為人
敢不自強孝盡生慈友恭亦介孝慈友恭百世之社
子復為父子必紹之弟復為兄弟必效之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惟顛孫氏以克永世何以克之勝私室欲
家為一人族為一俗既貴弗驕既富有禮一家興仁
里為之美蘇子說剛乃祖是敬子孫孝友鄂國是命
我作銘詩式萬爾慶神之聽之有永無竟

潭心齋銘

金溪洪君王純其先府君號碧潭遂取翰林學士吳
先生賦碧潭詩詩名其齋曰潭心為之銘曰

山一出泉混混其源流而為川澗而為淵淵淵其淵
潭潭其碧含星為珠沈月為璧其止非息其應不留
溶溶而春湛湛而秋觀靜於動知靜之用用無不周
若未嘗動觀動於靜知動之靜廓乎省容表裏交映
惟淵之深又石曰潭視潭之碧于彼潭心

思無邪齋銘

為學至難莫微於思一出一入或公或私其思伊何
曰誠而已思有弗誠毫釐千里其誠伊何恐懼戒慎
莫顯乎微莫見乎隱暗室屋漏上帝是臨一動之微
敢有弗欽誦詩三百一言以蔽曰思無邪乃義之至
態氏力行而以名齋俯仰周旋涵泳聖涯大而化之

堯舜執中昂哉鬼乎罔或弗恭

讀書志跋

古者讀書學之一事力行是務記誦其次苟非讀書孰稽古典讀而弗學去聖逾遠古之讀書子以明道今之讀書資以為暴生皆厚也遷乃去之人不知學若之何其其書伊何易書詩禮春秋筆削日星垂紀秦漢以前傳注未立學必專門難學易入秦漢以後濂洛繼起著述紛紜易學難至學之而至匪由他人學而弗至何有於身其學伊何由蒙而聖灑掃應對窮理盡性毫釐靡間德乃日新一日復禮天下歸仁義皇之上唐虞之際若友其人若共其治動之斯應

為乃有功三綱既立五典克從求之非知邪其在方冊行之非艱中道勿畫欲知詩書於此其趙氏行之名齋其寓既脩于身復齊其家始施于邦如玉靡瑕好正嫉邪崇本抑末制財以寬用刑以活擴而充之儀于天朝惟是正入萬世之標我作銘詩以規以頌凡厥讀書勗哉體用

忍恕堂銘

古文學者有紀有倫忍以定性恕以求仁維忍伊何存仁存禮維恕伊何推人以己忍為恕用恕為忍基凡忍之道維恕之思忍不由恕宿恕藏恕維忍而恕無我無固以聖而忍耕稼陶漁以賢而忍允世同居

苟不思怨亦豈克久舜有大馬為孝之首有美袁氏
兄弟怡怡合堂以居忍怨是師我田我廬先君之有
我兄我弟先君之子維忍維怨維德之實子子孫孫
永保勿失

方寸間銘

察日月於孤竹之竅寄天地於秋毫之杪萬物皆備
善不知其多一物不留吾不見其以是曰方寸間者
臨通衢俯深沼外有幽花芳草之植內有圖書琴瑟
之繞容坐客十數而有餘閑朝暮萬變而未了吾方
以為大人猶以為小是未能遊乎方寸之表也

幽憂賦

士有甲與乙約為昆弟者乙之兄弟友于弟誣甲與
乙婦私以醜之甲念乙為名賢之後且早負氣節常
欲自殺以明無他而母猶存余傷其意為作幽憂賦
其詞曰 何黠異而蒙其害兮余不辨而獨當天幽玄
而無朕兮匪殺身而孰明恨國恩而未酬兮念余母
之弗康聊泯忍以苟生兮庶或察於微茫彼哲人之
遺緒兮相稟實其精而取光也忠貞而匿後兮孰取
介之弗昌既此而後生兮又事余以兄余既異於
禽獸兮其為比不良彼固最薄而不足畏兮乃不
念厥祖之明明惟棠棣之韡韡兮或違詩人之所歌
兄既不友于弟兮又嫉余以不阿騁淫辭以為諂兮

稱飛文以為羅彼妬之口兮曾奚辭之弗加人獨何
心兮弗求其故而肯訛謂蘭茝之幽貞兮與蕭艾而
同科謂日鍊之金以為柔兮指美玉而為瑕乘機舐
臍既不遺力兮猶恐余顧而有他余髮衰齒就落兮
計相存其幾何託寸芳於鄧之林兮投鱗鱗於巨海
謂祀梓之為尤兮妨鱸鯨之所匯余詎知歲數之為
衰兮子子之所罪豈獨蒙比昏穢兮雖夷齊其猶沈
豈昔壯而知自強兮撫中歲而改度匪哲人之北明
兮孰能察夫余之故苟哲人之莫余知兮雖殺身其
奚益心怛怛而頌嗇兮哀謔人之罔極彼天地之廣
大兮固含垢而隱疾豈松柏之受命兮鬱紛紛而積

棘苟由中以求直兮曾何情之弗獲惟嫉媚以甘心
兮彌顛倒而狂惑嗟余生之不類兮惟此谷之無由
余既耻夫匹夫之為諒兮日與魑魅而為仇幸讒人
之無怒兮祗割德而棄情兮既內省以不疚兮夫何
懼而何憂曰止謗以自修兮彼訓匪成言
以自道兮人將謂余以自道兮抑思兮邇南
風而解愠上白日之昭昭兮下黃泉之奔迅謂余言
之苟無徵兮願與春水而俱流

天馬贊

皇帝御極之十年七月十八日拂郎國獻天馬身長
丈一尺三寸奇高六尺四寸有奇昂高八尺有二

寸廿有一日勅臣周朗貌以為圖廿有三日詔臣揭
僕斯為之贊贊曰

維軌秉靈維房降精有產西極神駿難名彼不敢有
重譯來庭東踰月窟梁雍是經朝飲大河河伯屏營
莫秣大華神靈下迎四踐寒暑爰至上京皇帝臨軒
使拜迎稱臣拂郎國邈限西溟蒙化效貢顧歸聖明
皇帝謙讓嘉介遠誠摩于赤墀顧瞻莫矜既稱其德
亦貌其形高尺者六脩倍猶羸色應玄武足躡長庚
回眸電激頰鬘風生卓犖權奇虎視龍騰按圖考式
曾未足并周騁八駿徐偃搆兵漢駕鼓車炎劉中興
維帝神聖載籍有徵光武是師穆滿是懲登崇俊良

共基太平一進一退為國重輕先人後物萬國咸寧

僊茅述

豫章之新建黃堂隆道宮道士羅君大年為余言仙
茅事甚異其辭曰昔晉之亂有神人許旌陽者出於
豫章之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積功累行致仙道師
事謚母于丹陽之邑黃堂之墟母既授以道要旌陽
感之曰吾必歲朝母母曰吾即從此逝矣去汝居南
五十里吾有飛茅在焉汝能得茅處即祠我歲八月
一至足矣已而謚母果仙去旌陽還得茅亦叢生而
地亦曰黃堂即建祠祠謚母歲如期往朝之旌陽尋
亦仙去其徒歲八月四日具幢蓋儀衛鼓樂奉旌陽

像朝如旌陽存時以為常其後嗣其學皆擴其祠
為觀復為宮至今行之不棄茅在祠前剪而復生如
揚州瓊華不易其處茅具六味能致六養賦能養氣
辛能養節酸能養筋滑能養胃甘能養肉人得茅煮
而飲之可以已疾癘和榮衛延年邵老余家距祠百
里未嘗至其處然嘗得茅煮而試之言不虛也夫茅
著於易書詩禮春秋傳祭則以縮酒封則以藉立社
之士以其物雖薄而用可重也未嘗言能神異如此
世稱神僊遺蹟奇詭荒誕不可深致語者以千數而
謔毋特以茅著稱其師弟子精誠之感不可揜如此
夫古之言得仙者或以服食或以導引不食穀獨稱

許旌陽以忠孝積功累行致仙道蓋足尚矣夫可以
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亘古今而不泯者惟忠孝為
然况其師弟子之習乎然嗣其學守其壇場而無謔
許師弟子之心則惟存殘之牛羊豕之茅雖神能歷
千歲而獨存哉因羅之拳拳有感於忠孝二者述以
傳之作仙茅述至順三年秋七月日

靜虛解

閩中蒲瑛粹玉揭其齋靜虛自夜郎走書京師求予
言作靜虛解惟靜為能統天下之至動惟虛為能容
天下之至大至動天也至大地也非至動無以見靜
之用非至大無以見虛之載惟靜虛衆理出焉萬物

生焉故聖人則之君子學成於靜蓋受於虛非靜虛無以成君子况聖人乎惟聖人為能合靜虛之體致靜虛之用故可以參天地贊化育非靜虛無以成聖人况天地乎惟天得虛而無不覆也惟地得靜而無不載也故能運行四時化生萬物而非靜虛無以為天地故體莫大乎靜虛用莫大乎天地是以衆人法君子君子法聖人聖人法天地天地法靜虛靜虛至矣

揚楚經字說

余與臨江楊君信可友凡十餘年大德七年春遇武昌居數日得子湘書以示余余嘉其年弱而志

且甚好學也遂許以女妻之其年夏與余入衡湘冬與還江西爾後與信可亦時往還而猶未識湘也十年春余訪信可彬溪上出湘拜余且求所以字之余曰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問字無乃太早計矣乎信可曰湘惟不得子之言以為式之為患何早計之為患迺問所以名之義信可曰湘之生余適還自湘故以名余曰夫湘楚水之大者也既大其始可不求所以大其終乎夫湘楚之經也吾與君皆楚人也可不求古人之志行古人之道以配湘之經以大乎楚乎請字之曰楚經經者本也本既舉矣末有不從者乎夫日月星辰天之經也長河大瀛地之經也五常三綱

人之經也故天之經得則日月軌寒暑時雨暘若萬物以育地之經得則海不波江安流山出器車河出馬圖人之經得則家以和邦以昌祥瑞並至而天地理矣及夫亂也悉反之曷哉經乎苟聽是言也有不配湘之經而大于楚者乎信可聞而喜昌即君子言雖佐天子經邦理天下可也况楚國乎余曰未也苟鼓浩蕩而不求其源鶩紛華而不典于學雖欲經于一家大于一鄉且不得况一國乎又况天下乎曷哉楚經其三復是言也

題昔刺使宋圖後

右國信副使昔刺使宋圖及名臣賦詠一卷以昔刺

公奇偉如此四杖節使宋豈無一言可紀而叙其事者但責宋不能講和及槩稱其奉使不辱而已畧不及其使事始末大抵宋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始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况天方以數千年不能大混一之天下付之世祖皇帝以主弱臣強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一隅之地哉故宋戰亦亡和亦亡况二者俱不能之耶然非賈似道誤國失信無以正皇元出師之號非劉整之叛無以周知渡江之謀天也整之謀亦非整之謀也陳亮上孝宗封事料敵之言也整本制置使趙方麾下小校耳技之行

伍之中用以為將方將死語其子葵曰劉整真將才也然汝不能用我死汝必殺之不殺必為國害方死葵不忍殺竟以瀘州叛元遂用其策以滅宋亦天也嗚呼得人則興失人則亡古今同軌可不監乎若昔刺公之屢使不辱郝文忠之終始不渝偉哉

題鄒福詩後

右鄒福詩七首鄒福者吾鄉田夫之子也粗讀孝經論語家貧與人傭耕泰定元年予居憂于家其父遣從余給薪水之勞然暇即密自觀書居五年余携至京師會新天子入正大統以文德治天下明年春開奎章閣詳延儒雅講論道德置授經郎以教勲舊大

臣弟子之十左右者以國子教授廬陵林希顏及余為之寅入而酉出令福守舍乃盡日閉門讀書習字間為小詩及暮則請可否於余余或方倦欲休或方讀書有會意處或執筆為文章思方屬必輟而告之不使幾微見余懈怠意遂以為常今年秋遷丞藝文日簡靜無事請問之時益富矣余適墜馬在告日以齋閣中福連有所作皆可觀余因取其法度音節尤近者得七首為書之仍題其後以志余喜且以為世之世臣大家學士大夫之子弟不知學者之勸余在閣中時福又從林希顏學國書希顏亟稱其可教其所得淺深余不能知也要亦好上者云尔余數年於文

事使令蓋深得其助焉因并識于此

龔先生碑

自周程朱張氏沒天下壹資其書以為富貴利達孔
孟之道闇然不明宋末科目極弊之餘用周程朱張
氏之書以為學皇元科目復興之後能用周程朱張之
書以為教吾郡南昌則有龔先生云先生沒九年其
門人未志字黃希尹三以狀謁銘其始至也余以憂
在告其再至也國方有大故三至而辭益悲志益勤
得師弟子終始之道乃叙其槩而銘之先生諱日新
字中孚五歲入小學十歲通進士業十五有能聲從胡氏
純饒氏應中吳氏應期始去舊業由周程朱張氏之

說以求達夫孔孟至元中以郡太守之招分教進賢
日與邑賢士龔君煥講求孔孟之旨使知仁義為重
富貴利達為輕而孔孟之道為大邑人翕然師尊之
先生八歲時大父成己以戶調督輸失期逮至邑潛
往候之坐當筮後容進曰大父耄老家君適有采薪
之憂幸少負當代輸今大驚試以尚書禹貢盤庚諸
篇誦說如注令禮而免之父鈞嘗得暴疾氣已絕咸
謂宜遷正寢先生曰必三日乃可時時手注善藥口
中翼日忽自蘇又十二年而終婦翁袁大夫漸治宜
黃有殺人之舅誣其甥而已證之者先生至邑廉得
實白而正之咸得初度宗潛藩息試京師謁陳尚書

宜中坐頃賈似道至起避旁舍中賓退尚書曰能一
詰此人否對曰不能尚書嗟嘆久之咸淳癸酉復與
計偕而國亡矣吳先生疾也日往問焉其沒也無以
為哀已矣焉其教人也諄諄不倦不止嗚呼先
生遠矣今之誦周程朱張氏之言者皆是也而先生
遠矣沒之日實至治二年八月五日以其年月日葬
于某夫人某氏子男三以莊立信太初莊蚤世孫男
五名與實侍郎禹鈞之子同而亡其侃銘曰
道行以天行道以人萬變盪摩忽而緇磷惟君子人
內主外賓彼德於天吾自吾身窮達一揆尊尊親親
貌矣先生勒此貞珉

嚴先生碑

世有朴山易說十四卷宋末吉之太和嚴先生肅所
著也咸淳中江丞相萬里馬丞相廷鸞皆好其書為
獻之天子徵為秘書省校勘宋亡之歲三月二十有
五日亦以疾亡皇慶初余在京師識其曾孫有開有
材藝有德行問其世則曰吾之先馮翊人也唐之季
祖實為江淮轉運判官遭亂不能歸留居廣陵子可
求事淮南吳王為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子績又事江
南李主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是為懿公遷金陵
亂孫羨舉家南竄至太和家焉遂為太和嚴氏自懿
公後始去干戈事文學自秘書郎常州推官震始登

宋慶曆壬午進士第迄宋亡為世科之家又一十有八年余在奎章閣遺余書曰昔者嘗獲與子詳吾世家于京惟大父績學篤行著書立言以惠我後人而墓道之石未列所刻辭敢請按先生字子方曾大父諱光道朝奉郎通判潮州康元之弟也官保義郎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大父諱知古父諱起予娶段氏子男二釀父用父孫男四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壽六十六墓在縣南鄉隆福山之原夫易之道深遠矣世之言易者至衆矣嚴氏之書最晚出致使名宰相獻之天子藏之秘府固有以得聖人之心乎嚴氏兩世相霸國而轉徙喪亂曾無寧歲積十有餘石不終日真言言知幾矣銘曰經之全惟易然言之難公得焉子若孫尚永傳

樂丘碑

世乃得先生以四聖人之心竭四十年之力其書不與國俱盡宜哉先生之被徵召也到官數月即自免去曰吾豈以六十之年而不知其所止乎易曰介于石不終日真言言知幾矣銘曰經之全惟易然言之難公得焉子若孫尚永傳

余嘗讀老聃氏書至長生久視之說曰此世所謂神仙者非耶又有能以術役鬼神召雷電禱雨暘已瘡癘亦曰出老聃氏老聃氏果何道哉廬陵高敏則君者博達深識之士也有所善願浩先生順浩先生者郡之安福人也名同寅字惟寅姓陳氏宋咸淳中棄

家入清真觀為道士至國朝天下郡縣置道官又置
南北道教所以領之其教所號之曰明素葆真大師
教門高士以為郡道錄即為之不辭歷住冲虛觀梅
峰道院所至禱雨賜已疾薦崇棟宇辟土田至於起
居飲食莫不與人同也然今年八十矣顏如春花
履飄飄然纔如四五十人又善為歌詩一字不作俗
下語不知何道以致之及察其所讀書皆老聃氏書
也觀行事皆非老聃氏所嘗言者豈守其真而溷其
迹耶高敏則君又嘗聞其言曰天地果無終乎則曩
繫乎莽蒼之野者何為而有之天地果有終乎則曩
而為日月星辰峙而為山嶽流而為河海何為而莫

之易也故聖人能其所無終而不能存其所終者
人常欲存其所終而不能存其所無終彼曩曩者
吾獨且奈何哉今求吾之道者曰老聃氏也求吾之
行者曰老聃氏也彼鳥知老聃氏者天地存與存天
地終與終天地而有不終者存焉彼又鳥知老聃吾
方且為樂丘以待天地之終也聞有揚子者能言孰
為我使志之高敏則君以告乃為之志而歌曰猗願
浩兮不與我好兮而使余告兮猗願浩兮不與我期
兮而謂余知兮天地廓廓不可以度日月爍爍不可
以約吾非老聃安能志斯丘之樂

大元勅賜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

董公神道碑

元統元年十有一月月幾望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沙
刺班召臣侯斯至學士院傳詔命臣撰故正奉大夫
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使董公神道碑別勅新尚書
治書侍御史臣夔夔書其文翰林學士承旨臣師敬
篆其額臣竊謂自太祖皇帝應天啓運其將相大臣
父子孫曾傳百數十年稱名臣者數十人或擁旌杖
節出謀發慮佐定海宇或安危靖亂行政施化藩屏
國家于外或獻可替否拾遺補過匡輔政理于內功
不絕於信史名不滌於罪籍天下庸人婦女皆能稱
說者唯董氏而已以臣侯斯獲備載述與有榮耀故

不敢伏闕辭讓謹按公諱守中字子平世爲真定豪
城人曾大父龍虎衛上將軍左副元帥知中山府事
諱俊大父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典瑞卿諱文忠
龍虎公第八子上自天子皆以第稱父資德大夫御
史中丞諱士玠公始入大學簡知世祖召問時政條
對詳敏如素習吏事者命之仕則辭年二十二乃以
世胄補內供奉歷尚服院懷慶路判官河南行省理
問典瑞丞僉典瑞院事集賢侍讀學士浙東廉訪使
河南湖廣參知政事漢中河南湖北廉訪使累階正
奉大夫公入官幾四十年最其在官才十有二年以
母喪去供奉閒居十有七年以尚服院罷解判官閑

居一年以上怒有司左遷公止懷慶之行閑居三年以憂不果赴理問及辭典瑞丞終制二年以弟守庸爲御史舍浙東以疾奔湖北皆間居二年遂以至順四年六月朔年六十一薨于家自同大父以下親無不在傍者薨九日葬邑西九門先塋贈其官公之居家與夫人事父母盡其孝追宗族鄉黨宿客盡其禮馭戚獲盡其恩諸弟妹婚嫁皆取具夫人奩中之資父之澤則以讓其弟大父之澤則以讓其叔父諸子女無適庶視之如一公之居官潮運揚州金沙河舟楫不通豪民恐奪兩河地數賄有司勿濟有司亦因以爲利及公爲河南竟濟之河北飢部使者下令

盡逐流民之南渡者北歸公盡止而濟之其在湖廣宋以馮文簡公故宅爲真士院在洪山寺傍及宋亡寺毀屋仆碑而有其地公復取以爲真院江西歲給蒙山銀治糧四萬餘石輸銀三萬五千兩興國龍閣諸山亦多產銀有請色辨蒙山銀者公曰此姦利之民也斥之公方留妻子于鄂赴漢中過汭當國家中興行省大臣留參軍事肅清郡邑以迓新天子多用公計策獨不聽諫上幸羅守潼關關果不守騷動三晉及新天子至召賜白金百兩以爲河南廉訪使帥師守武關迄亂定無一人敢窺關者明年天下大饑武昌群豪控諸米商閉糴以儗大利城中斗米至萬

錢公道至其黨與七十餘人米大賤又輟貢士莊
錢入學養士恐以饑廢講刺朱文公戊申封事於南
陽書院使學者知格君之道有司受賂聽民誣父妾
負財逃妾實與爭溺水死公正有司及誣者罪惟公
平生於朝廷無干進之擯於權門絕私謁之迹又不
幸年止中壽故上不能盡公之用下不自竭其志竟
如是而止悲哉然臣嘗待罪國史伏讀 太祖以來
實錄及觀董氏家傳野史所紀載詢諸典刑故老董
氏之先南征北伐未嘗妄殺一人妄施一政天下初
定諸將並解兵柄唯董氏不許以僉樞公寄天子腹
心居中者四十年才四遷其官觀公進退可謂無天

公夫人名臣翰林學士承旨王文康公鶚之
孫翰林直學士之綱之女勤儉懿愛極為九族所封
隴西郡夫人生三男子一女子男鏞鉉鑰也姪子女
各一人男鏞鏞由武備庫使五遷而僉群玉內司事
廉直貞亮為英宗文宗所知及鏞之薦行鑰之好學
鏞之脩謹皆能守祖父之訓為孝子慈孫龍虎公累
贈推忠翊運効節功臣太傅謚忠烈僉樞累贈體仁
保德佐運功臣太師謚正獻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
太傅謚清獻等並開府儀同三司勳皆上柱國爵皆
趙國公錄曰
天啓有國篤生賢哲董氏數世終始一節人謂董氏

昌平集卷六十二

獨保天迪匪天私董唯以不殺如漢鄧留佐命與劉
有舉必賢有謀必酌惟滿溢是戒惟清靜是脩又如
西平在唐之造功則讓能過則引咎惟善是與惟德
是懋而子而孫半泝天下王公令僕方駑並駕人惟
好德如春在物生生靡窮莫之能遏豈彼驕陽煥灼
歆蒸歆兮凜秋為寒為冰矧茲董公翼翼其承惟祖
考是訓惟德義是經進退用舍與時偕行而用不盡
材壽不侔德而公之嗇而後之益隱卒豐終為
之公厚本濬源惟子孫之恭臣拜稽首式揚休風以
示趙人以篤世忠

趙功可墓誌銘

余讀太史公書至倉公而鵠傳歎曰功之及人深矣
然其子孫無傳焉及觀歐陽先生守道所為天和老
人碑累千數百言與龐安常並稱且曰子若孫皆進
於學其門戶將大又歎曰子孫之大也其必由學乎
天和姓趙氏其始祖三衢人從趙清獻公官顛上至
廬陵家焉三世至榮道盡讓田廬兄弟而自立榮道
生慶善慶善生鶚飛是為天和博學善為文有威
德著書百二十六卷生四子惠愿顛日章日章從老
氏學惠生宋永宋強愿生宋文顛生宋庠宋安宋永
字儀可宋安字功可文章齊名號二趙先生儀可
嘗三貢于鄉又入太學充博士弟子員宋強亦登進

士第為韶州仁化簿尉卒功可雖不及貢他人得其
文輒與貢使宋不亡儀可必下止太學功可必貢且
第及科舉復則皆老矣儀可尋沒功可喪明然儀可
之文播天下功可謹自晦猶為人所尊尚稱鄉先生
泰定三年十有二月乙未功可亦歿明年秋八月其
孤請衰絰走門泣且拜曰我大父則歐陽先生銘其
墓而文丞相題之蓋我伯父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
銘其墓而翰林學士承旨趙公書其碑惟先人之葬
願併以累子噫余敢抗諸老哉然獲知功可今二十
七年矣其得辭君生七歲而孤服除而母嫁大父鞠
而教之警敏絕人貫穿諸經羅絡百家而為人溫厚

純慤和而不同為文疏達雅粹豐而能約其教人也
本之以不欺繼之以不倦故從之游者皆賢子弟其
兄死諸孤子立皆與教育而昏嫁之而見之未嘗不
以禮晚歲棲于屋之西偏揭曰吾羨蓋感其平生淪
落不偶晚得安享太平無去國懷鄉之憂而自幸也
自是賦詩飲酒無日不在茲樓矣及其沒也飲酒三
日無疾而沒年八十娶胡氏子男三人初遠靖初客
南海二十年父死不及歸遠為新會縣教官卒凡喪
紀惟靖而已女一人適張元孫男六宜簡宜晦宜遜
宜立宜和宜肅女一人曾孫男女各一人將以閏月
二十日葬所居之趙山嗚呼功可已矣余觀靖之為

人簡慈嚴重且其為文甚類其父諸子又類歐陽
亦謂大者其在茲乎儀可後見之文家復有神
之事云銘曰趙昔有飢大比則鳴伯也三應叔果弗
靈飢既墮矣天開聖朝昔視為祥今視為妖温温君
子弗究以老藹藹令德無忝祖考爾振振日子曰
孫念爾祖考允大爾門

奔清甫墓誌銘

矣咸有士而隱於醫者曰谷氏諱清甫生宋寶祐間
九歲而孤即強學自愛視取高科都美官如指掌積
勤十二年而國亡科舉廢又連遭大喪征徭風火巨
室瓦解乃盡棄其田疇取神農黃帝之書日夜讀之

心通理解天授神設以之察脉視疾論生死虛實寒
熱雖世業鮮能過之四方無貴賤富貧求者如歸市
遂以名醫聞自是聲日起家日裕而無推剝糜爛之
憂天下立醫學置吏多勸君為之者君不應然學校
每賴君以為重君平居孝友凡見父之執母之族必
敬之如父母兄深甫貧事其兄如父事其嫂如母撫
其子如子從父仲龍老而無家養之終身兄及從父
沒又以禮葬之從妹之夫劉才英溺死二孤煢然君
為經紀其家同居子姪有他適必謹視其私雖犬豕
使各得其所見故家子弟則孤淪落旁皇無所歸或
館之或食之或衣之曰此名家之子也人以橫道相

加未嘗難焉惟讀書老不釋卷多所編校及科舉復
而老矣泰定三年七月得疾手課程文一通授其子
沐浴衣冠語衆曰後三日夜半吾當死及期而沒年
七十二將以沒之明年九月庚申葬郭北順安鄉印山
之原孤元凱命其子中冷以書謁銘君之先汴人七
世祖仕能事宋徽宗爲侍禁靖康之亂從隆祐太后
南幸至安成家焉仕能生成甫成甫生逸孝宗時舉
直言極諫科逸生成節郎子英子英生普州安居尉
士同士同生志學是爲君之父君三娶皆劉氏子男
三元方元凱元中元方本趙氏子從母歸奔故冒
奔氏與元中世醫學惟元凱業儒文多奇女三長適

鄉貢進士劉辰發之子尚賓次許適倪剛大孫男五
長中冷業進士有聲餘方向學女二惟君少孤能勇自
樹立既食於醫能爲善不倦又力以詩書教子孫沒
猶不忘以進士業勵其後且其明足以知死生之故
有合於君子之道宜得銘銘曰

商民之生汨汨營營爲之禮樂以防其情爲之藥石
以和其形民猶蚩蚩弗念厥生故善爲政者不失其
經善爲方者不爽其平惟君保其真嗟嗟奔卿子孫
其興

慶士楊君墓誌銘

豫章先生熊氏以六經教授東湖之上燕晉齊魯

談之士皆不遠數千里受業門下云卽擢高科都顯
官立盛名至有閉戶窮經甘白首而不屈者郡人揚
綬又獨蘄然群弟子中其讀書務求大意不棘棘章句
其為文鉤玄抉幽非博學識字不能讀然反覆沉鬱
固將就平易而未及者其力行敦六行明五教邪說
不能亂世好不能惑恒居無雜言盛暑必冠帶與人
交必敬為人謀必忠不以利害枉其道不以毀譽屈
其志三試進士三見黜不易其所好熊先生深愛之
同學亦皆以為不能及熊先生沒常忽忽不自聊然
益奮於學有一日千里之勢至順二年四月二十日
年三十八竟以疾卒君子莫不傷之且曰使不死我

輩皆當出其下明年夏其孫某年月日葬于某以狀
介父之執至京師請銘按楊氏其先聞世家五世祖
顯壽徙豫章遂為南昌辟邪里人顯壽生文質文質
生炳及開慶己未進士撫州金谿主簿會龍炳無子
以會龍次子惟善為之後娶信州鉛山主簿胡庭桂
女生君君字宗敬蚤孤能服勤母教又得名師友以
成之故所至有過人者惟人之生也命之脩短懸于
天學之成否係乎人是以君子之學常恐志未畢而
年不待也孜孜勉勉死即已矣若揚君者亦深可哀
耶君娶揭氏生二子成允成彥二女尚幼銘曰
梗楠豫章為棟梁兮瓌琳玕為珪璋兮才而短折

君子之傷号

何先生墓誌銘

至順二年夏詔以集賢大學士全公嶽柱平章江西
行省事秋具書幣遣使帥撫州太守即隱所聘孫先
生轅何先生中而孫不起何先生既至以為龍興郡
學東湖宗濂二書院賓師明年春與其子渡江遊西
山主丁氏夏六月二十有三日以疾卒丁氏為具棺
斂命其子為位受吊諸大夫士皆會哭後三日子成
孫奉柩以歸明年十月十有三日葬邑之青原妣夫
人唐氏之兆其門人李肅以狀至京師請銘于先生
所與遊者揭傒斯曰何先生海內故人執論譔之事

而相知深者惟子舍子無宜銘者噫余以兄事之者
蓋三十餘年矣余不銘誰宜銘先生諱中字太虛一
字養正世為撫州樂安宦族曾祖諱說伯祖諱夢龍
父諱天聲登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官至主管刑工部
架閣文字以才畧與伯兄兵部郎中時齊名文丞相
建都督府皆置幕下先生少穎技以古學自任天下
載籍靡不貫穿藏書萬卷皆手自讐校廣平程公鉅
夫清河元公明善負天下知人之鑒皆器遇之至大
初二公及柳城姚公燧東平王公構皆在朝遂北入
京師以文章自通會諸權臣用事內外翕翕居兩月
天大雪竟不別而去歸與諸門弟子講易書詩春秋

大江之西同郡吳先生澄號天下儒宗又為中表兄
然每推讓不敢置弟子列積所著書曰易類象二卷
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一卷通書問一卷韻補
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校六書故三十一卷知非
堂藁十卷支願錄二卷薊丘述遊錄一卷其門人潘
懋類聚刻之先生之學可謂弘肆深博矣然生世六
十有八年連蹇愁悴者十八九書幣一入谷而客死
三百里外不知天之超然於斯人者獨何哉豈其多
學善著書亦天之所忌耶此固窮士之所自託者吾
不知其何故先生娶陳氏有三男子曰長孫在孫成
孫四女嫁士族孫男一銘曰

夫容之高吾其跛而整溪之深吾其厲而先生之沒
曷其起而

靖逸處士熊公墓誌銘

集賢所號靖逸處士熊公豫章豐城善源里人也諱
召子字南翁少豫章先生朋友十二歲先生世與公
連牆以居後家郡中先生每歸里必舍公所公至郡
中必舍先生所兄弟自為知己公博瞻載籍好論古
今事如生其時性抗直辯是非枉直如別白黑雖大
官豪吏一語失度即面折語琅琅不少棄然卒如公
言人有言論失實舉措無節於名義或有所闕必詆
辱之人亦莫之敢怨退自悔艾而已蓋皆出乎正也

故鄉之人依之以為安視之以為去就雖紛爭辨訟
可一言而解公早以儉勤起家而以儉勤終身不少
易其常後至元五年十有一月十六日卒年八十二
將以十二月十八日葬富城鄉交陽之原其諸孫請
銘謹系之曰曾大父諱海大父諱英父諱誠孫娶雷
氏生子男二雅先十九年死盜京先五年以疾卒女
二長適范希驥次適范世隆繼黃氏孫男三克愛績
嗣祖克愛蚤世無子以嗣祖為之後女六曾孫男二
長即嗣祖次普福女二玄孫男一長壽公之苑去實與
子京同其兆云嗚呼余與公居相隣世相好情義之
相與死未有過於吾二家者然自余竊祿于朝不相

見者動十餘歲余間每一書還公必杖策詣門訪出
處余書中亦往往問公安否蓋跡雖疏而情則至親
也又聞余未還時公數向人言吾第得與揭芳碩一
見而死吾不恨矣吾當忍死待之及余還即買羊載
酒躬相慶勞其喜見顏色猶親子姪不知余之不肖
何能得此於公也其亦以先世之故與公未沒前一
日余猶及坐公榻前相與劇論當世事不知竟為永
訣也悲夫銘曰

鬱交陽子窈深結重雲兮愁陰望君子兮不見渺千
古兮傷心傷心兮何極鄉誰歸兮里誰式孫既子兮
子又孫承惠澤兮其無斁

劉先生墓誌銘

吉之永新儒師劉先生諱友益字益友是為清江公
非先生九世孫曾祖諱崇信父諱緯世以家學為邑
人師父剛嚴介特獨立無朋而以先生為之子故少
與物忤先生少好學貧不能得書從里之多書者借
而讀之朝借暮易莫借朝易窮晝夜讀不絕聲過目
輒記間為人傭書以給膏火父母憐而禁止之乃掃
別室幕窓戶竟夕危坐默然如是數年貫穿六經包
羅百氏至天文地理律曆經數山川聯絡都縣廢置
皆可指畫而談毫髮無遺也宋之亡鄉里豪猾並起
為亂與伯兄真長從弟人等皆遇害先生絕而復蘇

飢困踰年乃卜築高山之間陔門著書不與世接以
聖人之志莫大於春秋繼春秋之迹莫尚於通鑑綱
目凡司馬氏宜書而未書者生小子書之宜正而未正
者朱子正之恐朱子之意不白於天下後世乃著通
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蓋歷三十年而後成天曆中
邑進士馮君翼翁傳其書至京師國子先生得之大
驚曰昔者王道衰而春秋作春秋隱而綱目興書法
不作綱目之義又將微矣故聖賢之述作雖殊所以
扶天綱立人極一也遂錄副在官俾六館諸生傳習
之至順三年三月三日昧爽先生疾作猶正衣冠危
坐至午而卒年八十五以其月日葬邑之禾山鄉大

豐之原娶陳氏繼段氏子男三矩衡節皆克紹先業
孫男十曾孫男一又明年夏馮君調官宗師矩具狀
介以請銘馮君曰先生外和而內剛外通而內介言
簡而要不可迂闊於事其誨人也諄諄善誘白鬚丹頰
神情蕭然真有道者嗚呼若先生者苟見於用當何
如哉銘曰
百園之木不為斧柯蹄涔之水不為江河元有天下
先生在野先生在野志在天下百世之上先生此心
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水深

劉福墓誌銘

廬陵劉福字孟介五歲好學日記千言吳有童子之樂

母每憐之十歲聞科舉行即大喜忘晝夜廢寢食
蒐獵經史旁入捷出務為無所不知聞有學出已上
便往與交聞有大人先生便往質其所疑祈寒極暑
不懈人亦莫不樂告之以道然一資以為進士之文
如是數年學大進雖宿學有弗逮又限以年不得試
有司或曰今天下州郡以國書設教官可得遂因言
者求之三年而後得然卒不好數數語人曰吾不能
取一第為父母榮不數為人聞有以進士及第者輒
俛首終日食則歎寢則寤語父母曉之百端終不釋或
又曰子欲為甚可隱年以即事世若此多不可數乃
瞋目訶曰子教我以欺君耶去然怏怏曰益甚父母

及其從父皆以為憂鄉先達劉嶽申彭士奇羅曾深
愛之亦皆以為憂未幾果得疾疾且革執手不釋卷
未嘗就床第泰定三年十有二月八日嘔血死將死
歎曰吾生不在科舉後沒不在科舉前命也然世必
有知我者銘我得銘吾不恨矣言絕而沒年二十四
明年夏余至廬陵其父及其從父偕其友以銘請
嗟夫忍不銘哉惟古者士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
學而教之必時故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書又曰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因其時順其氣協
之以陰陽動靜之道和之以歲脩游息之節以成其
學由司徒大樂正以登于天子而爵祿之故人無天
九而器可闕也今也教之不以時學之不由序及為
之選舉又限之以年使才者銳進恒斲而不信愚者
媮慢得以玩歲愒時此劉孟介至於嘔血而死也雖
命焉其志有足悲者乃志而銘之曾祖紹明祖惠可
父國瑞母曠氏娶歐陽氏無子女一人方七歲以沒
之明日塋里西溪之上太平原銘曰
名不建兮心不摧身不待兮時不來吾銘汝兮吁可
哀



昨冬余至津沽并致新收此本出以相示書不分卷凡
錄文五十七首卷中朱筆評校審為何義門筆第失
去前序未知為何所刊時致同治時覆刻天順本前有詩
一卷則是本非天順刊可知余以鑄工觀之或成化間覆
梓乎曰假歸以同治半畝園本對勘篇數次第悉同
訂正凡二百二十餘字舉其最著者如尚書右丞書則
士必樂為用下奪士樂為用一句撫州靈感廟記茲神亦
無窮句作茲神亦與山為無窮仙茅述篇末述以傳
之下奪作仙茅述一句樂邱碑六日出老聃氏下奪老
聃氏三字送劉旌德序文首奪凡為進士有謁於余者



余必有以告之余以忝進士之名也至於凡二十五字皆脫
誤顯然幸獲此本為之補正其他佚文為字尚難以備
述按文安文集余於戊辰春曾見謙牧堂鈔本庚午
夏又見鮑以文校本皆先後取豫章叢書本校對異
同之處頗多今以成化本校之火抵皆合惟上列脫文五條
祇劉旌德序曾往補訂餘四條則兩鈔本皆無之以此
知校勘之未易言而舊刻之殊可貴也還瓶之日聊
誌數語於後試詳加推勘或更可補余所未及乎
甲申立春前日蜀南傅增湘識於企驕軒

